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李太白集

(八)

李白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李太白集

(八)

李白著

上
商

國學基本叢書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集白太李

冊八

著白李

路山寶海上
館書印務商

者刷印兼行發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四年九十國民華中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LI T'AI PÊ TSI

By
LI PÉ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0

B
五
〇
四
分

跋

太白詩文，當天寶之末，嘗命魏萬集錄，遭亂盡失去。及將終，取草藁，手授其族叔陽冰，俾令爲序者，乃得之時人所傳錄。于生平著述，僅存十之一二而已。然其詩要皆膾炙人口，而無闕入他人所作，可知也。陽冰序中不言卷數，舊唐書李白列傳云：有文集二十卷，行于時。新唐書藝文志云：李白草堂集二十卷。李陽冰錄，乃樂史作序，則云翰林歌詩，李陽冰纂爲草堂集十卷。豈其時草堂原本已有亡其半者，抑或未亡而後人并爲十卷耶？史別收其歌詩十卷，與草堂集互相校勘，排爲二十卷，號曰李翰林集。又于三館中得其賦表書序等文，排爲十卷，號曰李翰林別集。凡得詩七百七十六篇，雜文若干篇。熙寧中，宋敏求廣搜逸稿，又得詩二百二十五篇，并其舊集總爲編次，題以類別，析爲二十四卷，雜文六十五篇，析爲六卷，共三十卷。篇數雖多于舊，然不免闕入他人所作。元豐中，晏知止爲蘇守，出其本刻之郡中，廣行于代。樂史本後佚不傳，陳振生書錄解題言其家藏李翰林集，不知何處本。前二十卷爲詩，後十卷爲雜著，其本最爲完善。余嘗臆擬其分卷與樂史本相符，豈卽樂史本耶？陳氏又言其首載李陽冰樂史魏顥曾鞏四序，李華劉全白范傳正裴敬碑誌，卷末有宋祁新史本傳，而姑熟十咏，笑矣悲來草書三歌行亦附焉。兼綴以東坡辯語，夫宋與曾蘇三公皆生樂氏後，據此驗之，即使其本出自樂氏，已爲後人增益，而非咸

平中所定之原本矣。楊升菴集中亦言其家藏太白詩有樂史本最善。未知卽七百七十六篇之本否。今之傳世者皆宋氏增定之本也。噫。自樂氏校勘之本出而草堂原本遂湮。自宋氏分類之本出而樂氏之本又亡。後起之士欲求古本而觀之。有若丹書綠圖邈然不可得見。能無爲之慨嘆哉。

李詩全集之有評。自滄浪嚴氏始也。世人多尊尙之。然求其批却導窾指肯綮以示人者。十不得一二。其有註自子見楊氏始。子見名齊賢。永州寧遠人。古春陵城在其地。故稱春陵楊齊賢云。繼之者粹齋蕭氏。

作分類補註李太白集。附楊註後合刊之。粹齋名士瑩。一字粹可。贛州寧都人。淳祐進士。蕭譏楊取唐廣

德以後事。及宋儒記錄詩詞爲祖。併引用杜詩僞蘇註之非。因爲節文而存其善者。今所傳楊註非全文

也。然蕭註亦不能無冗泛踳駁處。明季孝轅胡氏作李詩通二十一卷。頗有發明。及駁正舊註之紕繆。最

爲精確。但惜其不廣。胡名震亨。號遜史。浙江海鹽人。萬歷丁酉舉人。累官兵部職方員外郎。選本則有愈光張氏之李詩選。張名含。雲南永昌衛人。正德丁

卯舉人。選而評。則有泗源應氏之李詩緯。應氏本朝人。余所見祇此。夫自太白至今。已及千載。後人評註。寧僅

僅止此。大抵散亡磨滅而不傳者有矣。卽傳而余所未見者。又不知其有焉否耶。

宋時李詩刊本。始自蘇守晏公。所謂蘇本也。其後又有蜀本。有常塗本。據書錄解題。謂其時蘇本已不復。有家藏蜀刻有大小二本。卷數相同。首卷專載碑序。餘二十三卷爲歌詩。六卷爲雜著。未有宋敏求曾鞏毛漸題序。以此考之。而知蜀本蓋傳自蘇本云。晁公武讀書志。謂近時蜀本。附入左綿邑人所哀太白少

年詩六十篇，而書錄不之及，似其本又在陳氏所藏二本之外。蕭粹齋得巴陵李粹甫家藏左縣所刊楊齊賢註本，斯又蜀刻而有註者之一種。其當塗本，周益公二老堂詩話謂當塗太白集，後有續刻司空山瀑布詩一首。陸放翁渭南集中一跋，謂當塗本雖字大可喜，然極多謬誤。宋刊之見于書傳而可考者有此數種。今則漸已銷亡，不能復覩。流傳于世者，惟蕭氏註本爲多。其本拔古賦八篇列于前爲一卷，次以歌詩二十四卷，凡二十五卷而止。明嘉靖間吳中郭氏取而重刊之，以其註之泛且複也，刪節約半。于古風五十九首，增入徐昌穀評語，又取雜文五卷，另爲編次，附其後，共成三十卷。跋云：是集三十卷，余合別集而後，傳成全書，翼四方觀者，免瀚漫分散之嘆。嘉靖癸卯春正月，吳人郭雲鵬謹識。嗣後有依郭氏增刪之本而刊者，爲靠玉堂本。有依舊註原本而刊者，爲玉几山人本。爲長洲許元祐本。有全去其註，且分析其體爲五七言古律絕句者，爲劉世教本。劉書雖缺訓詁，然校訂同異，改正譌舛，殊見苦心。又余三十年前于古書肆中，見有毛氏汲古閣刊本，問其值，書之主人亦數十年前所稱時文名士也。性頗怪傲，邂逅間不肯遽售。余念毛氏所梓書多本宋刻，有與俗本異者，足以資考訂。另託友人往問，則益不肯售。友人謂予毛氏刻去今未遠，其印本行世者尚多，何難別購而乃刺刺不休，儼若借荊州于彼哉？洎求之歷年，竟不能得。追憶前書，不知歸于誰氏架中。噫！板行之書，甫及百年，僥得之而竟失之，殆有緣在耶？會姑蘇繆氏獲崑山傳是樓所藏宋刊本，重梓行于時，其書字畫悉倣古刻，精整可玩，賈人漬染之，宛然故紙。

翦去卷尾重刊諸字及弁首小序僞作宋板以欺人不知者多以重價購去其本敘次先後卷帙多寡與蕭郭二本稍異而與陳氏所言蜀本相合卽非蘇本亦蜀本也第不知較汲古閣本何如其中亦有譌字顯然誤筆未正者據序尙有考異一卷然未付剗削俟之多年竟不出序云李翰林集三十卷常山宋次歲久譌缺俗本雜出增損互異無所是正余嘗病之癸巳秋得崑山徐氏所藏臨川晏處善本重加校正梓之家塾其與俗本不同者別爲考異一卷庶使讀是編者不失古人之舊而余亦得以廣其傳焉康熙五十六年五月吳門繆日茲本自二十五卷以前畧依蕭本雜文四卷畧依郭本而以繆本參訂其間郭本雜文五卷今依繆本合序文二卷爲一卷別採蕭本所逸而繆本有者得詩九首繆本較蕭本多十首其途倩公歸漢東一絕已載序後不復重錄故祇九首及他書所錄集外諸作彙爲拾遺一卷以合三十卷之數友人詰予嘗非宋氏本闕入他人所作今拾遺所蒐輯確知其僞概收錄之而不忍棄何耶予曰是不相妨也昔人編韓柳集者咸有外集附于後錢收齋作杜詩箋註亦附錄逸詩四十八篇皆有僞作在其間夫不嫌于宋者爲其混之而至于不可別也若先別之而使其無可混正足以資後學之考核而甄別其體裁矣夫又何尤

南豐曾氏序謂太白詩之存者千有一篇雜著六十五篇今蕭本詩祇九百八十八篇繆本祇九百九十八篇咸不及曾氏所云之數賦與文六十六篇較舊文又多其一疑非曾氏所放次原本矣意者曾氏并數魏萬崔宗之崔成甫三詩于內故云千有一篇其途倩公歸漢東序已冠于小詩之首序中不應重見而後人誤增入之歟世稱太白斗酒百篇計其詩章不下萬餘陽冰作序已云十喪八九今集中所存若

長干行。去婦詞送別。軍行等作。互見他人集中。若懷素草書等作。詞意淺鄙。與太白手筆判若仙凡。復雜然並列。東坡嘗言太白詩爲庸俗所亂。可爲太息。說者以咎宋次道貪多務得之所致。嗟乎。異者不能盡傳。傳者又未必皆真。更有妄庸之人。憑臆而談。舉其佳者。譏議焉。妄以爲贗。顛倒錯謬。以眩後人之心目。不尤可怪哉。昔人稱太白天才英麗。其詩逸蕩俊偉。飄然有超世之心。非常人所及。讀者自可別其真僞。余以爲才不俊。識不卓。學不充。則是非淆雜。視朱若紫。混鄭爲雅者多矣。學者欲區別其真贗。而無所差失。寧可輕易言之歟。

世之論太白者。毀譽多過其實。譽之者以其脫子儀之刑責。俾得奮起而遂以成中興之功。辱高力士于上前。而稱其氣蓋天下。作清平調宮中行樂詞。得國風諷諫之體。毀之者謂十章之詩。言婦人與酒者有九。而議其人品污下。又謂其當王室多難。海宇橫潰之日。作爲歌詩。不過豪俠任氣。狂醉花月之間。視杜少陵之憂國愛民。不可同年而語。試爲平情論之。識子儀爲豪傑之士。救免其刑責。而力爲推獎。知人之明。誠足稱矣。若夫雲蒸霧變。戡大難而奏膚功。爲一朝名佐。太白初亦不料其至是。謂中興勳業。太白與有力焉。此豈通人之論哉。力士獲寵于君。士大夫爭趨附焉。太白醉中令其脫靴。儼以僕隸相視。此其平日必先有惡之之念存于中。故酒酣之後。忽焉觸發。而故于帝前辱之。其氣可謂豪矣。然非沉醉。亦未必若是。後人深快其事。而多爲溢美之言以稱之。然核其實。太白亦安能如論者之期許哉。若夫清平調宮

中行樂詞。皆應詔而賦者。其辭以富麗爲工。其意以頌美爲主。刺譏之語。無庸涉其筆端。理也。或乃尋摯其引用之故事。鉤稽其點綴之虛詞。曰此爲隱諷。此爲諷諫。支離其語。媿媿動人。然按之正文。皆節外生枝。杳無當于詩人之本意。殆有似夫讒人險士。吹毛洗垢。而求索其疵癥。以爲口實者。馴致其弊。爲梗于語言文字者不淺。不但有悖于溫柔敦厚之教而已。善言詩者。駭之而勿敢道也。至謂其詩多甘酒愛色之語。遂目以人品污下。是蓋忘唐時風俗。而又未明其詩之義旨也。唐時侑觴。多以女伎。故青蛾皓齒。歌舞舞衫。見之宴飲詩中。卽老杜亦未能免俗。他文士又無論已。豈惟太白哉。若其古風樂府。怨情感興等篇。多屬寓言。意有託寄。陽冰所謂言多諷興者也。而反以是相詆訾。然則指楚詞之望有娥。留二姚。招瑛探芳。以遺湘君。下女之辭。而謂靈均之人品污下。指閑情賦語之襲。又指其詩中篇篇有酒。而謂靖節之人品污下。可乎。若謂彼皆有所託而言之爲無害。則太白又何以異于彼耶。至謂其常國家多難之日。而酣歌縱飲。無杜少陵憂國憂民之心。以此爲優劣。則又不然。詩者。性情之所寄。性情不能無偏。或偏于多樂。或偏于多憂。本自不同。況少陵奔走隴蜀僻遠之地。頻遭喪亂。困頓流離。妻子不免飢寒。太白往來吳楚。安富之壤。所至郊迎而致禮者。非二千石。則百里宰。樂飲賦詩。無間日夕。其境遇又異。兼之少陵爵祿曾列于朝。出入曾詔于國。白頭幕府。職授郎官。太白則白衣供奉。未嘗一命。逍遙人外。蟬蛻塵埃。一以國事爲憂。一以自適爲樂。又事理之各殊者。奈何欲比而同之。而以是爲優劣耶。後之文士。左袒太白者。不

甘其說而思有以矯之。以杜有詩史之名。則擇李集中憂時憫亂之辭。而捃摭史事以釋之曰。此亦可稱詩史。以杜有一飯未嘗忘君之譽。則索李集中思君戀主之句。而極力表揚曰。身在江湖。心存魏闕。與杜初無少異。此其意不過欲揶揄李者之口。而與之相抗。豈知論說杜詩而沾沾于是。顛倒事實。強合歲時。昔人已有厭而闕之者。何乃拾其牙後慧。而又爲李集之駢拇枝指哉。讀者當盡去一切偏曲泛駁之說。惟深瀆其源流。熟參其指趣。反覆玩味于二體六義之間。而明夫敷陳情理託物比興之各有攸常。卽事感時是非美刺之不可淆混。更考其時代之治亂。合其生平之通塞。不以無稽之毀譽入而爲主于中。庶幾于太白之歌詩。有以得其情性之真。太白之人品。亦可以得其是非之實夫。

乾隆己卯秋九月王琦漫識

李太白文集

卷三十四

附錄四

叢說二百二十則

國朝能爲歌詩者不少。獨李太白爲稱首。蓋氣骨高舉。不失頌咏風刺之道。

吳融禪月集序。

歌詩之風。蕩來久矣。大抵喪於南朝。壞於陳叔寶。然今之業是者。苟不能求古於建安。卽江左矣。苟不能求麗於江左。卽南朝矣。或過爲艷傷麗病者。卽南朝之罪人也。吾唐來有業是者。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讀之則神馳八極。測之則心懷四溟。磊磊落落。眞非世間語者。有李太白。

皮日休劉棗強碑文。

張碧貞元中人。自序其詩云。碧嘗讀李長吉集。謂春拆紅翠。關開蟄戶。其奇峭者不可攻也。及覽李太白

辭。天與俱高。青且無際。鵬觸巨海。瀾濤怒翻。則觀長吉之篇。若陟嵩之巔。視諸阜者耶。

唐詩紀事。

宋景文諸公在館。嘗評唐人詩云。太白仙才。長吉鬼才。

文獻通考。

人言太白仙才。長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詞。長吉鬼仙之詞耳。

滄浪詩。

世傳杜甫詩。天才也。李白詩。仙才也。長吉詩。鬼才也。迺齋詩話。唐人以李白爲天才絕。白樂天人才絕。

李賀鬼才絕

海錄碎事

詩總不離乎才也。有天才。有地才。有人才。吾于天才得李太白。於地才得杜子美。於人才得王摩詰。太白以氣韻勝。子美以格律勝。摩詰以理趣勝。太白千秋逸調。子美一代規模。摩詰精大雄氏之學。句句皆合

聖教。

徐而菴說唐詩

嘗戲論唐人詩。王維佛語。孟浩然菩薩語。李白飛仙語。杜甫聖語。李賀才鬼語。

居易錄

荆公云。詩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此李白所得也。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鯢碧海。此老杜所得也。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奭。此韓愈所得也。

漁隱叢話

李文叔云。予嘗與宋退叔言孟子之言道。如項羽用兵。直行曲施。逆見錯出。皆當大敗。而舉世莫能當者。何其橫也。左邱明之於辭。令亦甚橫。自漢後千年。唯韓退之之於文。李太白之於詩。亦皆橫者。

墨莊漫錄

李唐羣英。唯韓文公之文。李太白之詩。務去陳言。多出新意。至於盧仝貫休輩。效其轍。張籍皇甫湜輩學其步。則怪且醜。僵且仆矣。

珊瑚鉤詩話

雪浪齋日記。爲詩欲氣格豪逸。當看退之太白。詩人莊周李白。神于文者也。非工于文者所及也。文非至工。則不可爲神。然神非工之所可至也。

楊升菴外集

文至莊。詩至太白。草書至懷素。皆兵法所謂奇也。正有法可循。奇則非神解不能及。

顧璣息園存稿

觀太白詩者要識真太白處。太白天才豪逸，語多卒然而成者。學者於每篇中要識其安身立命處可也。

太白發句，謂之開門見山。滄浪詩話

臚翁詩評：李太白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詩人玉屑

李太白詩語帶烟霞，肺腑纏綿繡繡。釋德洪跋蘇養直詩

李太白周覽四海，名山大川一泉之旁，一山之阻，神林鬼冢，魑魅之穴，猿狖所家，魚龍所宮，往往遊焉，故其爲詩疎宕有奇氣。孫觀送劉定姪歸南安序

太白歌詩，度越六代，與漢魏樂府爭衡。黃山谷文集

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爲尤。皮日休鄆州孟亭記

詩眼云：建安詩辯而不華，質而不俚，風調高雅，格力適壯，其言直致而少對偶，指事情而綺麗，得風雅騷人之氣骨，最爲近古者也。唐諸詩人，高者學陶謝，下者學徐庾，惟老杜李太白韓退之，早年皆學建安。晚乃各自變成一家耳。如老杜崆峒小麥熟，人生不相見，皆全體作建安語。今所存集第一第二卷中頗多韓退之孤臣昔放逐，暮行河堤上，亦皆此體，但頗自加新奇。李太白亦多建安句法，而罕全篇，多雜以鮑明遠體。漁隱叢話

李太白始終學選詩，所以好杜子美詩，好者亦多是倣選詩，後漸放手，夔州諸詩則不然也。朱子語類

李杜韓柳初亦皆學選詩者。然杜韓變多而李柳變少。變不可學而不變可學。朱考亭跋病翁先生詩

鮑明遠才健。其詩乃選之變體。李太白專學之。朱子語類

雪浪齋日記云。或云太白詩。其源流出於鮑明遠。如樂府多用白紵。故子美云俊逸鮑參軍。蓋有識也。隱漁

體話

李杜二子。往往推重鮑謝。用其全句甚多。李夢陽章園錢會詩引

郭璞構思險怪。而造語精圓。李杜精奇處皆取此。謝靈運以險爲主。以自然爲宗。李杜深處多取此。

六朝文氣衰緩。惟劉越石鮑明遠有西漢氣骨。李杜筋骨取此。陳繹會詩諸

李太白詩。逸態凌雲。映照千載。然時作齊梁間人體段。略不近渾厚。西清詩話

李太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于法度之中。蓋聖於詩者也。古風兩卷。多效陳子昂。亦有全用其句處。太白

去子昂不遠。其尊慕之如此。然多爲人所亂。有一篇分爲三篇者。有二篇合爲一篇者。朱子語類

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各以其所能鳴。韓退之送孟東野序

陳子昂懸文宗之正鵠。李太白曜風雅之絕麟。楊升菴周受川總志序

陳子昂爲海內文宗。李太白爲古今詩聖。楊升菴周受川總志序

王荊公嘗謂太白才高而識卑。山谷又云。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之病。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衰頹。

愚謂二公所言太白病處正在裏許。古賦辯體

太白詩飄逸絕塵而傷於易學之者又不至玉川子是也。猶有可觀者有狂人李赤乃敢自比謫仙比律

不應從重。又有崔顥者曾未嘗達李老作黃鶴樓詩頗似上士遊山水而世俗云李白蓋與徐凝一場決

殺醉中聯爲一笑。蘇東坡集

周伯弼云言詩而本於唐非因於唐也。自河梁而後詩之變至於唐而止也。謫仙號爲雄俊而法度最爲

森嚴。況餘者乎。趙宦光彈雅

潘禎應昌嘗言其父受子鄉先輩曰詩有五聲全備者少。惟得宮聲者爲最優。蓋可以兼衆聲也。李太白

杜子美之詩爲宮韓退之之詩爲角。以此例之雖百家可知也。懷麓堂詩話

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連劾至死。李白孟浩然輩不及一命窮悴終身。白樂天與元微之書

人徒知李杜爲詩人而已矣而不知其行之高識之卓也。杜甫能知君故陷賊能自拔而從明肅於搶攘

之中也。李白能知人故陷賊而有救以能知郭汾陽於卒伍之中也。草木子

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於吾道。陸象山語錄

新唐書杜甫傳贊曰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誠可信云予讀

韓詩其稱李杜者數端石鼓歌曰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酬盧雲夫曰高揖羣公謝名譽遠

杜甫白感至誠薦士曰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興得李杜萬類因凌暴醉留東野曰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感春曰近憐李杜無檢束爛熳長醉多文辭並唐書所引蓋六用之容齋四筆

予嘗論書以爲鍾王之跡蕭散簡遠妙在筆墨之外至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爲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于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

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蘇東坡書黃子息詩集後

作詩先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方可看蘇黃以次諸家朱子語類

詩之極至有一曰入神詩而入神至矣盡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蓋寡也滄浪詩話

李杜數公如金翅劈海香象渡河下視郊島輩直蟲吟草間耳滄浪詩話

李太白杜子美詩皆掣鯨手也余觀太白古風子美偶題二篇然後知二子之源流遠矣李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荆榛則知李之所得在雅杜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騷人嗟不

見漢道盛於斯則知杜之所得在騷韻語陽秋

作詩者陶冶萬物體會光景必貴乎自得蓋格有高下才有分限不可強力至也譬之秦武陽氣蓋全燕見秦王則戰掉失色淮南王安雖爲神仙謁帝猶輕其舉止此豈由素習哉予以爲少陵太白當險阻艱難流離困躓意欲卑而語未嘗不高至于羅隱貫休得意於偏霸誇彫逞奇語欲高而意未嘗不卑乃知